

Research Briefing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Strategy

“一带一路”研究简报

2015年02月10日

第1期

February 10, 2015

No.1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
CHINA ACADEMY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STRATEGY

“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合作理论研究的新进路

柳思思*

一、“一带一路”与跨境次区域合作的提出

“一带一路”与“跨国经济走廊”是运用边境区位的独特性，把边境对经济发展与合作的屏蔽作用通过政府支持、网络联系、过境需求、企业集聚等转化为中介作用，挖掘边境区位优势并以此带动跨境经济合作，将边境区由一个国家内部的“边缘区”转化为具有发展潜力的“核心区”，增进其空间可达性与辐射力达到双方或多方共赢的目标。

*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研究人员

跨境次区域合作发展天然优势：一是自然、人文领域的地缘优势；跨界区两侧山相连，从地缘的视角来看往往是一个整体具有地理上的延伸性。具有同类自然地理环境的特点，使其通常属于相近的自然地理单元，具有经济合作的便利条件这无疑可以大大降低双方合作的可预见成本。二是空间作用强度与梯度延展；跨境次区域由于在边界的两侧，具有空间上的邻近性，相互合作的强度往往较大，随着空间范围的延展其合作的影响力也就越小，所以次区域合作往往比区域合作的强度更大，更易取得成效。不同国家往往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梯度，占有不同的资源要素，而边境区则作为不同梯度之间的过渡层与联系纽带，使不同国家间经济上的互补性得以实现，生产要素的跨边境流动成为可能。三是核心城市区的过境需求；随着核心城市区的发展对边境地区的过境需求比以往明显扩大，而过境需求的扩大为边境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富活力的要素流动，将促进城市核心区与边境区的协同发展。

二、区域合作与次区域合作的理论比较

表一 区域合作与次区域合作比较

	跨国区域合作	跨境次区域合作
研究视角	宏观	中观和微观
研究重点	核心国家辐射边缘国家	边境区位影响核心城市区位
动力机制	国家	国家、边境省份的地方政府、企业
合作性质	一定程度的排他性	非排他性
合作要求	机制化	准机制化
合作特点	规范性	灵活性

第一，两者的研究视角、合作性质不同。区域合作要求一定程度的主权让

渡，如欧盟区域合作、北美经贸合作等这意味着参与国在某些领域将囿于超国家机构的主控。但跨境次区域合作相较而言对参与方要求主权成本低，容易被参与方接受，对参与方的制度硬性要求和超国家机构管理依赖并不强烈。因此，无须实施统一的制度、法律和规范，就可以轻松跨入次区域合作的门槛。

第二，两者的参与主体与关注重点不同。跨国区域合作研究关注核心成员国，而跨境次区域合作关注边境省份的经济效应。跨境次区域经贸合作不歧视非成员方，具有一定程度开放性和鲜明的包容性，鼓励其他国家或地区参与合作之中。

第三，两者的动力机制不同。跨境次区域合作中以地方政府、企业为主导的功能性一体化作用鲜明。地方政府是推动跨境次区域经贸合作的重要力量，能够对次区域合作起到扶持和协调作用。当然，次区域合作的发展与区域合作一样，都离不开国家的支持，比如交通线路的建成。

第四，两者的合作要求各有特色。传统区域合作理论强调规范性和机制化，如欧盟，而跨境次区域合作注重灵活性，不规定统一的制度形式。

第五，跨境次区域合作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促进沟通、辐射外溢和凝聚区间共识三个方面。其一，有利于跨越边界的流通。跨境次区域合作促进了边界双方、多方彼此信息的互动、人员的交流和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降低了跨越边界的交易费用。其二，激活了边境省份的发展活力，并以点成面，由线到片，带动整个区域发展。其三，促进跨越边境区间的战略互信，形成跨边界的区间共同发展的意识。

三、跨境次区域理论背景下“一带一路”的动力机制

“一带一路”是典型的跨境次区域合作。“一带一路”不是一国的事，而是相邻各国共同的事业；不是某个区域的利益独享地带，而是跨国界的利益共享地带，旨在将安全互信、地理毗邻、经济互补的优势转化为切实合作和共同发展。经济合作不仅体现在自由贸易上，生产要素的流通也趋于动态化，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跨边境投资、跨境技术合作活跃，作为国家间领土划分依据的边界由“政治封闭线”向“经济接触带”演化，在此过程中，国家、地方和企业三者成为跨境次区域合作的重要推动力量。

其一，国家是跨境次区域合作的引导力量。边界被视为国家间交往的中介，就表现出一定的“过滤功能”，即边界对于有利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产品、资本、信息的流动是开放的而对于损害其发展大局的流动则是过滤掉的，这就是边界的中介效应。

其二，地区政府是跨境次区域合作的推动力量。边境地区政府借助跨边境合作，可以扩大市场规模，有利于边境区位企业的发展，同时使其成为内陆企业拓展国外市场的前沿地带。

其三，企业是跨境次区域合作的活跃力量。企业通过与客户、供应商以及与其他组织的联系激活跨境次区域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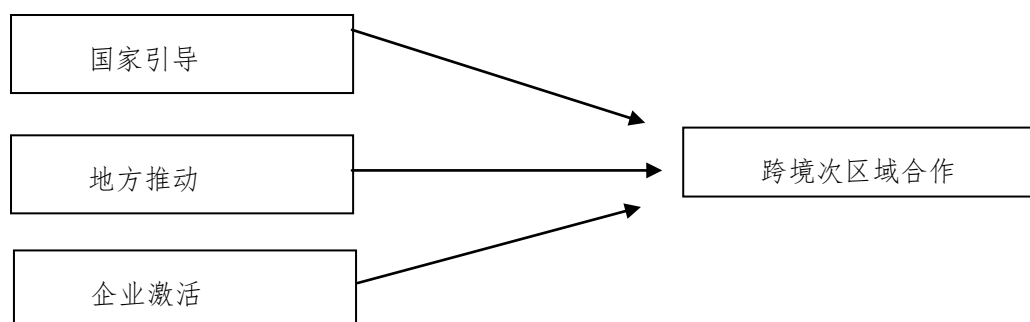


图 1 跨境次区域合作的动力机制

“一带一路”与其他跨境次区域合作一样，其合作的长期推进还需要考虑成本。成本来自于生产要素成本、空间联系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第一，生产要素成本优化。建立工业园区能够为准备投身于“一带一路”的企业提供良好的公共物品，使企业可以利用邻近的金融服务业和制造业技术，还可以方便地使用其他地区的人力资源。第二，空间联系成本优化。企业存在的联系成本主要体现在时空跨度上，因为产品的运输需要费用，重要信息的传递还可能需要面谈的形式，时间成本和空间成本就更要考虑在内，因此在“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政府需要考虑建立经济走廊与交通要道，缩短多方之间的时空距离，以保障跨境次区域合作的发展。第三，市场交易成本优化。一方面我们需要鼓励投身于“一带一路”的企业，给予税费适当减免等优待；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完善边境区的交易制度激发其经济功能，提升其经济地位，为企业跨境合作提供便利，以达到跨边界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根据跨境次区域合作理论的规划，“一带一路”合作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现出不同特色。在“一带一路”规划的早期，由于邻国边境区或是在社会、文化、习俗等方面与中国具有相似性，或是边境区间在历史上就有长期交往互动的传统，如“丝绸之路”，因此这些类似点与亲近感是“一带一路”的推动

力量。当“一带一路”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信息采集成本和交易成本均可降低，众多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区外企业和邻国企业形成复杂的产业内和产业间集聚群集中了市场信息，降低了供求双方的选择费用。同时，集聚群还有助于降低企业间协议谈判、制定、实施以及仲裁争议等契约成本。

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跨境次区域合作与以往的合作形式相较，有其自身的特色。如何考察次区域合作的预计成效，除了上述动力机制之外，还有如下两项干预变量需要考虑：一是地缘政治环境的恶化，这是阻碍跨境次区域合作达成的关键变量。一般情况下，一个和平、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有利于跨境市场拓展与利用邻国资源，使跨境区成为投资区位的优先选项。因此，如果要推进跨境次区域合作，我们需要尤为关注跨境区的地缘政治环境与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态势。二是空间可达性配套难以到位，这是阻碍跨境次区域合作能够长期运营的重要变量。空间可达性包括地理空间可达性和制度空间可达性两个领域。前者是指跨境地区与国内核心城市的交通、通讯等联系的便捷尺度，后者是指由制度因素决定的跨境区对外经贸、文化交往的容易程度。

编辑：郭晓霞

审核：白雪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1号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

邮编：100024

网址：www.obor.bisu.edu.cn

Email：obor@bisu.edu.cn；ztq64@126.com

电话：+86-10-65778579

传真：+86-10-65778579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公众微信二维码)